

論語經正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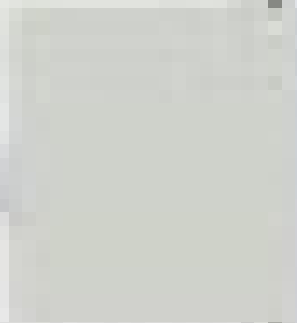
論

語

經

正

錄



卷

論語經正錄

漢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黃勉齋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  
則恤係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  
多君子以此也

李二曲曰里有仁風則人皆知重禮義而尙廉恥縱  
有一二頑樸亦皆束於規矩不至肆喪忌憚而資質  
之美者益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居於此者不惟可以  
養德係家亦且可以善後子孫而賢且智固足以有

成卽昏且愚亦不至被小人引入匪彝辱宗敗家

陸稼書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蓋所以動其是非之本

心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

朱子語類

壯祖錄

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

忘足利仁者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又

升卿錄

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爲

之而所爲自皆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

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

又

不知何氏錄

問仁者心喪內外遠近精麤之間曰仁者

洞然祇是一心所以喪內外精麤遠近之間纔有私

意優閒斷所以要克己復禮是克盡私意

陳安卿曰仁者知者之能處約樂祇於安利處優見蓋仁者安其仁而喪適不安久處約亦安長處樂亦安如舜飯糗茹艸若將終身及被袵鼓琴若固有之殊不以約樂爲事視外事若喪有也知者貪仁如嗜利而不易所守在富賢不能淫在貧賤不移故久處約長處樂皆塙然不爲外物所奪

高景逸曰不可處者聖人見之彼不知也其不知處卽不仁處也安仁利仁在處約處樂上見不可處在不安不利處見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仁者處約愈收斂愈發舒處樂愈發舒愈收斂約而樂不見不足在已樂而約推其有餘及人優是本心之則

優是仁

王船山曰人非約卽樂而皆不可以久長處則喪一  
不足以喪其志行矣雖然於約樂而制之乎制之吾  
心而喪如天下之嘗我也制之一時而喪如多端之  
動我也此君子所以不於約樂制心而必以心德制  
約樂也心德之成則竝不存一制約樂之念而自喪  
不可久長處君子亦求其能爲仁者知者而已矣  
王方麓曰利仁之利與利而行之皆與安爲對安則  
自然利則篤好惟知者知之明斷之決而守之固所  
謂利仁也二三焉出入焉則非利仁矣記曰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畏臯者彊仁此猶利而行之之下又有  
勉彊而行之或問所以云呂氏所謂向慕勉彊者未

及乎利仁也蓋勉彊是硬去做利仁則自見此理之  
津津有味不能自己耳

李禮山來章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喪一豪人欲所

以窳通得喪不足動其中懷譬如人元氣充實雖風  
雨寒暑處之泰然不爲癘疫所侵處約處樂必以仁  
非聖人不能說到此

李二曲曰處約最易動心不必爲非犯義而後爲濫  
祇心一有不堪其憂之意便是心離正位離正位便  
是泛濫喪閑將來諂諛卑屈苟且放辟之事未必不  
相於此故處困而學安仁未可蹴幾須先學知者利  
仁時時見得內重外輕不使貧窶動其心它日必不  
至敗身辱行自蹈於乞墻穿窬也

焦廣期曰境有萬變而心則一不能處約必不能處樂處樂而淫則處約而濫可知總是心上自生病痛不干境事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朱子語類

南升錄

問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稍有私心

則好惡之情僂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喪私係故見善惡分明而好惡喪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

又

時舉錄

程子以公正二字解今以喪私心解公字好

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喪私心



有人喪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喪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

又

賀孫錄

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湊在此則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廣大喪私意正是喪所偏主處

朱子論語或問問游氏所謂智而未仁則不足以與此曰知及之矣而不足以與此者非謂懵然不知所好惡也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閒必不能喪豪髮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

王魯齋

相

曰朱子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達之事故先

喪私而後當理後篇論忠清因事以原其心故先當理而後喪私程子論陽復則曰仁者天下之公論禮樂則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章則曰得其公正喪私心也體也當理正也用也開說方可合說

陸稼書曰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注中所謂當理而喪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

吳竹如曰朱子曰喪私而後好惡當於理然喪人欲中之私易喪天理中之私難凡文章氣節經濟一有偏重卽有所蔽而好惡之畸重畸輕有時流於不自覺此天理中之私皆是爲吾靈明心體之累所以平天下之好惡必自慎焉始也

彭魯岡曰夫子以好惡許仁者何也仁者好生雨露  
冰霜喪非生意論公論明第二義也

尹元孚曰好惡絕大關係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著力  
俱在於此夫子慨想仁者成能其旨深矣

汪雙池曰仁字全體其大喪外處境用情各舉一事  
而見全體

子曰苟志於仁矣喪惡也

朱子語類

問錄

仁是最切身之道理志於仁是親切做

功夫者所以喪惡志於道則說得闊凡人有志於學  
皆志於道也若志得泛泛不切則未必喪恥惡衣惡  
食之事

又

明興錄

方志仁時優喪惡若閒斷不志仁時惡又生

或云過非心所欲爲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  
過是偶然過差

黃勉齋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遷於彼所患者  
喪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  
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  
輔漢卿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  
之動志喪惡則志爲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不到  
惡矣

李禮山曰苟志於仁先立其大學者入門不可不有  
此識見規模然隨時隨地又皆有細密功夫非祇志  
與立便了也

劉念臺曰苟志於仁矣喪惡也然後有改過功夫可

言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朱子語類

學蒙錄

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處是

安於命曰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己之義理已無媿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不子細便錯貧賤人所同惡已既無媿義理更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又炎錄或曰學者須從富賢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

功處曰此處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功夫若做得下

面功夫看上面事愈分曉

又賜錄富賢貧賤不處不忒此且說麤者方是君子皮

殼然先能做此事始能不忒其仁既守得定然後存

養之功漸漸加密今學者略有利害優一齊放倒須

是就此立得腳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縱說得

道理亦蹉安頓處

又格錄且如不處不忒資質好者亦能見得祇是未必

到終會蹉違聖人之意不獨教人於富賢貧賤處做

功夫須到終會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功方可

孫夏峰曰人初生時祇有此身原來貧賤非有所失

也至富賢則有所得矣喪失喪不得有得有所失故均一非道富賢不可處以其外來貧賤不可去以其所從來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全是於此看得分明故不爲欲惡所乘

汪雙池曰形氣之私人之所不能喪而人欲之流多由於豐約之計故爲仁者必於境遇貞之使外物不得以擾吾之心而後可以存養此心以日造乎天理流行之域必以不以道言者以道之富賢君子亦未嘗不處以道之貧賤常人亦或能安故必於不以道者觀之而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人所欲人所惡君子亦在內君子非不欲惡而必審之安之此優見過欲存理功夫

王已山曰此章言君子爲仁必從富賢貧賤說起莫謂取舍之分其事優麤如閔子辭費宰子路甘縑袍世間如此卓卓者有幾不處不忒剛不字壁立千仞合下須見得破斷得定始可從此做存養功夫若稍稍游移腳底不穩何言存養

潘彥輔曰將二節所謂名節者道德之藩籬也末節所謂道德者名節之堂奧也今人藩籬不立堂奧自喪從窺轉以能成君子之名者爲矯激而務名不知此名卽名節名教之名不成此名則名節頽名教斲士行埽地矣如聖門季路原憲之流亦是於富賢貧賤一刀兩段故孔子與論存養精微使世味尙濃遑言心德乎富賢貧賤乃入道之第一關此關不通於



道永喪望矣願天下之學者其懍之

高景逸曰仁是人人具足者因世情俗見封蔽不得  
出頭今於富貴貧賤看得透心中湛然方見仁之真  
體有此真本體方有真功夫所以君子終食亦在此  
造次顛沛亦在此實落做得主宰搖撼不得方是了  
生从學問

王船山曰君子去仁兩句祇結上文喪生下意祇不  
處不忒是存仁去仁一大界限到君子喪終食之間  
違仁則境界自別赫然天理相爲合一視聽言動出  
門使民不但防人欲之見侵雖人欲不侵而亦唯恐  
天理之不現苟矣蓋當天理未存之先其誘人以去  
仁者莫大於富貴貧賤之兩端而於私欲旣遏之後